

我的高考故事

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

我的高考故事 / 河图, 王雁若主编. - 北京: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2.3

ISBN 7 - 5304 - 2646 - X

.我... . 河... 王... . 高等学校 - 入学考试 - 经验 高中 - 学习方法 .G632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1615 号

作 者: 河 图 王雁若

责任编辑: 刘长梅 卢晓琳

责任校对: 卢晓琳

封面设计: 李 辉

出 版 人: 张敬德

出版发行: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直门南大街 16 号

邮政编码: 100035

电话传真: 0086- 10- 66161951 总编室 雪

0086- 10- 66113227 0086- 10- 66161952 发行部 雪

电子信箱: bkjpress@ 95777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腾飞胶印厂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 / 32

字 数: 179千字

印 张: 10 1/2

印 数: 1— 11000

版 次: 2002年 3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2年 3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 5304- 2646- X / G · 200

定 价: 18.00元



京科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京科版图书, 印装差错, 负责退换。

走过高三

谨以此文献给所有与我共同走过那十个月的朋友们！

作者

黄珊

女，高考总分 542 分。

就读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

高三是地狱，也是通向天堂的路。

——题记

前 言

1998年9月，我高三。

2001年9月，我已经大三了，找了一份家教，辅导一个高三的女孩。看着她，我忽然又想起自己当年，种种喜怒哀乐仿佛就在昨天。那难忘的10个月啊……

背 景

我的母校——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——是上海市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。每年我们学校考进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都有一大堆。具体情况是这样的：我们每届有160人左右，其中120人是正规军，是小学毕业时千里挑一考进来的，40人是家里出了赞助费进来的，所

以成绩比较差。前 120 人基本都能进第一批录取的大学，后 40 人就有进大专甚至考不上的可能。所以批评我们学校的升学率是没有意义的。在全部学生中，最后进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加起来超过 70 人（包括保送生），进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也有 20 人以上，另外还有几位出国留学的。

我们学校有一批专门带高三的老师，其中最著名的是教理科班数学的吴先生（同时也是年级组长）——他一向喜欢自称“吴先生”，我们也就跟着叫他“先生”而非“老师”了；另外还有教物理的陈老师、教化学的全老师以及教语文的谢老师等等。上海的高考实行“3+1”，理科生可选加试物理、化学或生物，文科生可选历史、地理或政治。

我们是寄宿制学校，每星期五下午回家，星期一早晨回校，但是我不住在学校里，因为我家离学校很近，每天骑自行车来回，单程 20 多分钟吧。

再介绍一下我自己。我始终相信“一分耕耘，一份收获”，所以总是很努力地学习，成绩也相当不错。爸爸妈妈一直都对我很放心，很少干涉我的学习和娱乐安排。课余，我喜欢看书和各类体育比赛。我一向很喜欢足球，那年暑假，第 16 届世界杯足球赛上，我最喜欢的法国队获得了冠军。我崇拜的偶像就在法国队，看到

他举起大力神杯的时候，我对自己说：“明年这个时候，高考就是我的世界杯决赛，我要赢得我自己的大力神杯。”暑假之后，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定，高三时期学习为重，要少看足球赛，所以我仅看有我的偶像参加的比赛——他效力于意大利的尤文图斯俱乐部，参加意大利甲级联赛和欧洲冠军联赛。

暑假里，学校建造了一幢新楼，结果开学时间推迟至9月14日。我的高三生活也从此开始……

九月：初生牛犊

开学前一周，年级里进行分班考试，文科和理科各分两个班，快班和慢班，由数学考试决定自己所在的班级。我当然选理科，加试化学。我知道加试物理，可以使自己在将来填志愿时有更多的选择（名牌大学的一些专业如通信、计算机等不收化学考生），可是因为我物理实在太差，而且我不认为自己在这门课上还会有多大进步……想来想去，还是决定加试化学。那张数学卷子十分简单，我做完后怀疑如何能区分水平，而且担心自己会粗心出错，回家后有些不安。

几天后去学校看分班情况，名单已经写在走廊的黑板上，同时注明座位自由选择。我很高兴看到自己在理

科一班，就是快班。

这样一分班，把我们原先的班级打乱了，大家重新排列组合了一下。我们进这个学校已经6年了，而且又都是住宿，年级里大多数同学都互相认识，所以组成新班级也没什么不习惯的。不过总还是觉得老班级同学之间更加亲密一些，所以选座位时也尽量跟老同学坐一块儿。但是一开始称呼上有点改不过来，后来我就很自然地把新班级称作“我们教室”，把老班级仍叫“我们班”。

我们的教室在走廊尽头，是惟一一个朝北的大教室。同桌和座位都自由选择，于是我跟 Ivy 坐在一起。由于教室小，人多，四排桌子的中间两排是靠在一起的，剩下仅有的两条走道也很窄，后来我们开玩笑说：“这条走道是一个标准，如果不能在走道里来去自如，就应该减肥了。”这样，我就有两个同桌，左边的 Ivy 和右边的 Jackson，我们三个以前都是同一个班级的。坐在我后面的 Jerry 和 Philip 虽原先不跟我同班，但是彼此都认识。然而周围加试化学的只有我和 Philip。

现在，我们教室里一共有56个人，其中女生仅16个。男女生在文理科上的区别显露无疑。但是理科二班教室里还不到40人，大家好像都要拼命挤到我们教室里来。文科班人就更少了，用全老师的话说：“理科班

挤得像希望工程，文科班空得像研究生上课。”

下午，吴先生召开年级大会，讲了许多要求和希望甚至略带恐吓的话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吴先生对我们说：“我不仅要教你们数学，更要教你们自信。除了本身的实力之外，高考最重要的就是自信！你们要相信自己：复旦、交大，我们不考谁考？”最后这一句成为此后吴先生每每鼓励我们时必说的话，我们也就此认定我们学校是全市最好的。

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道：“高三是地狱，也是通向天堂的路。”

9月14日正式开始上课。总共只有6门课：3+1，以及政治和体育。就在前一天晚上，意大利甲级联赛第一轮开始，电视台恰巧直播尤文图斯对佩鲁贾的比赛，我一边看一边想：我的偶像开始了新赛季的比赛，我也将开始高三的新生活。

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“基地”。整个高三年级组都在主教学楼一侧的一条走道里，占据了整整一条走廊，包括4个大教室，3个小教室，和一个老师办公室。这条“高三走廊”，是整幢教学楼里最紧张、最繁忙也是最活跃的地方，号称“上外附中的南京路”。走廊墙上挂了两块黑板，一块写各类通知，例如晚上测验之类，测验结束后贴一下成绩排名等等。另一块用于写标语，

让我们进进出出时都能受其鼓励。墙上其他地方贴满了练习卷答案，这样老师省力，我们也方便。另一个对于我们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是食堂——白天但凡有测验，一定在食堂里进行。比如星期五上午，全体理科生在食堂里进行数学测验，后来的期中、期末以及模拟考试等等都在那里。过去我看到上几届高三学生在食堂里做卷子，场面颇为壮观。现在轮到我们自己了，一开始觉得新鲜，时间久了就习惯了，而且认为这才体现我们高三的特点。

我在高三的日常生活大致是这样的：

早晨 6:30 起床。如果前一天晚上或当天凌晨有足球比赛的话——欧洲冠军联赛或者欧洲各国国内联赛——我就会打开电脑上因特网查看最新的比赛结果。

7:30 左右到学校，跟前后左右的同学打招呼、听听前一天晚上他们寝室里的趣事，再向一些足球爱好者们通报刚刚得知的比赛结果。每周二、周五早晨，我会去向一个老同学 Mike 借一份前一天出版的《足球》报看，Mike 每期必买，我也每期必向他借。

7:50 开始上课，40 分钟一节，课间休息 10 分钟，上午共 5 节课。一般是连着上两节相同的课程，第五节课自习。我们的化学课在二班的教室里上，二班教室窗户朝南，阳光灿烂；我们自己的教室则上物理课。中午

如果第 5 节课自习的话，大家一般上到一半就纷纷去食堂吃饭了。

午饭后，我和 Ivy 去她寝室里坐一会儿、聊聊天，然后回教室里做一点儿上午发的练习卷。下午 1:30 开始上课，共两节课，3 点就放学了。走读的同学大多一下课就回家，住宿的同学们回寝室或留在教室里自习。我总是留在教室里自习至 4:30 左右才骑车回家。但是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二晚上 6 点至 8 点有数学测验，那时我就跟 Ivy 一起出去吃晚饭，在学校附近的小餐馆或者马路对面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食堂（饭菜票是通用的，且据说前几届高三学生都去那里吃饭并最终考进名牌大学）。晚上测验结束后就回家。

下午回到家，我从信箱里拿当天的《文汇报》看，上网收 E-mail，看看关于尤文图斯的讨论，尤其是关于我偶像的信息。爸爸妈妈下班回家准备晚饭，6 点左右，我坐在电视机前，看动画片或体育节目，同时开始吃晚饭，跟爸爸妈妈说说白天的事情，边吃边聊，一直到 7:20 看完体育新闻后才去做题、学习。9:30 学习结束，写完日记后 10 点睡觉。如果晚上在学校参加了数学测验，回家后就不再学习了，上网玩玩、看看小说就睡了。

高三整整 10 个月，我每天的基本生活都差不多，

但是每天又都有其特别的精彩。

总的说来，初入高三，我只觉得有趣而并未感到任何压力。我的梦想是考进复旦大学的经济学院。我原先喜欢通讯工程，可是自从选择加试化学之后就改了。爸爸妈妈觉得女孩子学经济金融之类的比较好，我也就同意了。我知道自己的成功要靠自己去创造，但由于离高考还有大半年，因此并没有想得很多，只是很努力地做习题，偶尔开小差看看体育比赛。我那时候对数学感觉很好，分班考试成绩不错，最初的几次测验也排名靠前，于是很有点“高三不过如此”的感觉，而且觉得教室里其他强者也只不过尔尔。

开学两周后，我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的高三生活比较有趣，虽然并不让人激动。我不在乎是否让人激动，我只需要有一种氛围，那么多优秀的同学在一起，为了心中美丽的梦想而努力。高考就像世界杯决赛；我从初中、高一、高二一直努力至今，就像从小组出线又进入八强、四强；现在进了高三（1）班，仿佛打赢了半决赛。接下去才是最重要的——决赛的胜利，而失败则意味着之前一切都是失败……”

十月：急转直下

10月初的一天下午，英语老师忽然到教室里，问我们谁晚上有空，那会儿恰巧大多数同学都回寝室了，没几个人在。问有什么事，他说晚上在梅龙镇广场有个艺术展，学校组织我们去看，有车送，但是要自己回来。没问题，出去走走多好啊，于是我们几个兴高采烈地去了。

那个展览本身没什么特别的，至少我对此没有什么鉴赏力。不过到了那里才知道，原来晚上英国首相布莱尔要来主持开幕式——那几天恰逢布莱尔访华。我高兴极了。这将是亲眼见的第二位外国领导人呢。记得前一年5月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的时候，去参观一个法国高科技展览会。我本来也不知道希拉克要来，我是专门去看那个展览的，得知消息后等了整个下午，终于看到总统车队浩浩荡荡开过来。希拉克下车，向我们大家挥挥手，就消失在保安和记者的包围之中了……那是我亲眼见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。

这次布莱尔倒没有让我们久等，而且现场秩序井然。他来了，站到一个临时搭建的讲台上，开始主持这个展览会的开幕式。他看上去比电视上要老一些，但很

有风度，讲很好听的伦敦英语。他夫人站在他身边，却是长相平平。布莱尔的翻译可能太紧张了，虽然对于讲稿上的内容都能翻出来，但是对于首相即兴多加的话就不知所云了。布莱尔看到他翻不下去，只是宽容的笑笑。

这样出去逛了一下，感觉精神很好，似乎又充满力量可以重新投入到题海中了。我从不觉得参加这些活动浪费时间。我们有时候确实应该做一些看似“浪费时间”的事，让我们缓解紧张的神经，释放一些激情，也让生活多几分色彩。毕竟，高三不应该只有学习，还可以做很多别的事，为将来多留一些美丽的回忆。

不知怎么回事，进入10月份，我的数学越来越差。从9月份的理科前10名一路下滑至40名开外，弄得妈妈很担心，每次见我看体育比赛都要唠叨几句。我自己也很烦恼，但似乎束手无策。

有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忽然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了。很简单：缺乏练习。以前我总是至少做3本参考书，与数学课同步进行，包括简单的基础题和较难的提高题，这样之后我对付测验题就易如反掌了。当我没有好好做题的时候，测验成绩就差。现在也是一样的。所以，我必须多做题，这是提高成绩的惟一途径。想通了这一点，我立刻又觉得信心十足了。

10月中旬的一天，我的好朋友、现在在文科班的Jenny忽然告诉我，“芬兰飞人”米卡·哈基宁10月下旬要来上海。我很高兴，哈基宁是一位优秀的F1赛车手，虽然我说不上喜欢他，不过这次他来正好可以让我练习一下“追星”，这样以后我的偶像来的时候我就有经验了。于是我很积极地去关心这件事。

过了几天，看到消息说哈基宁10月23日到上海，24日去梅龙镇广场，那里将要举办一个小小的跟赛车有关的展览。于是我打电话到梅龙镇广场去问他们哈基宁什么时候去，那个人说：“保密，不过你可以睡过午觉再来。”Jenny也兴致很高。我妈妈虽然对此没有意见，可是我自己有点心虚，我对自己说：“我要考一个好成绩，去跟妈妈换半天外出玩的时间。”

10月23日晚上，Jenny突然打电话给我，说她刚才看到体育新闻里说哈基宁第二天上午要去游览外滩，我说那我们也去，于是就这样决定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出门了。会合了Jenny，一起去外滩。因为到得早，江边虽然人不少，但是没有特殊迹象。于是我们就在那里来回地走。10点左右的时候，哈基宁出现了。我们远远看见一大堆人，于是冲过去，那是哈基宁和他夫人以及一些车队的工作人员和警察。记者和车迷们包围着他们，警察使劲拨开人群让哈基宁他们可以前进。哈基

宁手里始终拿着一支笔，不断有人挤进去，让他签完名又被挤出来。我和 Jenny 起先只能在外圈跟着他们向前走，根本无法打入他们内部。后来我发现哈基宁夫人那边好像人少些，就从那里奋力挤进人堆，突破警察的包围（这些警察很“凶悍”）。我先把日记本递给哈基宁夫人请她签名，她好像很开心，然后我就顺势把本子又递到哈基宁面前，他签了并朝我笑了一下。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谢谢，就被警察拽出去了。几秒钟后我才回过神来，这时那一团人已经在 5 米开外了。等我再次跟 Jenny 会合的时候，她也已经要到签名了。

我们跟着他们一行人走到外滩东头，进了黄浦公园。那里停着几辆轿车，哈基宁钻进车里，向外面挥挥手，走了……就这样，哈基宁从我的目光中消失了。车迷们慢慢散去，Jenny 说：“回家吧。”我想再去梅龙镇看看，Jenny 对着我大叫：“你又不是真喜欢他，那么执着干什么呀？”我想想不错，这次本来是作为演习，现在既然已经看过了人，得到了签名，我还是早点回去的好，否则妈妈又要生气了。

回到家里，妈妈果然板着脸。我也就一声不响，坐在写字桌前，认真做题至吃晚饭。这时妈妈才终于露出了笑容。饭桌上，我把签名拿出来给爸爸妈妈看，他们一致摇头道：“唉，小孩子就是小孩子，幼稚啊幼稚，

这种东西送给我，我也不要……”

十一月：山重水复

11月初的一次数学测验，我的成绩终于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——52分。那是关于不等式的测验，一共10道题，我只有5道题是会做的。测验结束我就知道完蛋了。卷子发下来的时候，吴先生把我骂了一顿，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爸爸妈妈看到卷子的时候，都是铁青着脸，似乎在尽量忍住不发火。我只好低声说：“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，我以后一定会多做练习题……”然后把我早先想到的退步原因说了一遍。我说完，他们好像放心点儿了，妈妈说：“碰到不懂的题要及时问明白啊。”爸爸说：“不要泄气，慢慢会好起来的。”不过那天晚上，我没敢看体育新闻。

过了几天到周末了，又到意甲比赛日。我很高兴地看到电视台直播尤文图斯对桑普多利亚的比赛，我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有看到我偶像的比赛了。吃过晚饭，我很用心地做了一些化学题，到10点30分，比赛开始了，我的偶像身穿白箭条衫，奔驰在绿茵场上……上半场结束，尤文图斯1:0领先。中场播广告的时候妈妈来了，她厌恶地看了一眼电视机，高声说：“你还看电视？明